

随朱自冶探姑苏，从李笠翁得意趣

暑假，为了赶高铁，早晨只匆匆就牛奶泡了一把麦片，仰头一扫而光，拎箱飞奔向苏州。

高铁上喧闹不断，我拿出陆文夫的《美食家》逃避。书中人物朱自冶是个讲究美食的人，茶要喝阊门石路的，鲃肺汤要喝木渎的，叫花鸡要吃常熟的。虽是无业游民，每天却起大早风雨无阻地去“朱鸿兴”吃头汤面。略读几页，就深刻意识到我早上简直是在吃“猪食”。下车后直奔“裕面堂”想吃一碗热气鲜香的面，却不巧面馆打烊，我像是被迎头浇了一碗面般，蔫着头离开。

返途中，我经过了不少面馆，但是我像是被朱自冶夺舍了一般，不是最好的面不吃，不是最好的馆子不进。

在姑苏区折腾一天后，我像个饿鬼飘进“裕面堂”。看着菜单上138元一碗的三虾面，瞪着眼点了。先上一杯茶、一碗银耳羹，后又上一碗排骨汤、几

碟水果小菜，最后一碗面。菜齐，服务员麻利地开始拌面，左手一双筷子把面挑散，右手转动瓷碗充分混合汤面，时不时将碗与木桌碰撞，最后将筷子恭敬地递给我。

我茫然地看着这一套仪式结束，接筷子的手悬在半空，不知从哪里下口，只小心翼翼挑出一根面放进嘴里。就是这一刻，我彻底为苏州的面沦陷了。晶莹剔透的虾肉裹挟着鲜美的虾黄，滑嫩之感充斥味蕾。“吃面要吃汤，听戏要听腔。”伴随叮咚弦音和呢依吴语，吴文化与清香透亮的汤汁款款相融。吃完面，我悠哉地放下筷子，顿时理解了朱自冶的堕落，在苏州你没有理由不做一个好吃的人。

不觉中随朱自冶的探索来到末端，想前几日的游玩，思绪停在留园里导游的讲解：“明瑟楼旁假山上写着三个字‘一梯云’，是因在这云根盘旋之间拾

级登临有步云成仙之感，其实是园主人对摆脱尘世烦扰，进入仙境圣地的向往。这园中以假山拟真山，以小池拟大湖。当主人从书房走出，咫尺乾坤，山高水远，春色入眼，案牍疲惫顿时扫尽。”

我看着太湖石旁的石榴树，忽想到李渔在《闲情偶寄》写种石榴的办法。他出身富贵，科举失利，终走上“人间大隐”之道，他写下《闲情偶寄》时是否已释然心中以仕途腾达为家族光耀门楣之事？思绪拉回，我看到了他们在争名逐利与归隐山林中的纠结与无奈——想要清高疏离，又想建功立业，只能在官场浮沉、案牍劳形中寻找零星的山林意趣，这样的碰撞才有了闹市一隅的园林美景。

好像这世上很少有像朱自冶这样的“痴人”，一辈子就钻在“吃”这一件事上心无旁骛。世人大多像留园主人那样两

难，想两方兼顾，但偏偏不能两全。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当代青年把“躺平”“佛系”挂在嘴边却依然执着奋斗，忙碌之余也常出去看看世界。我们知道难以两全，但仍寻找着平衡点，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就像李渔认为隐士不一定非要远离尘嚣或寄情佛道，而是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即“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他一生行事如其言，隐于市井，撰写传奇。他是穿梭于雅俗间的百面文人，也是游荡红尘的人间大隐。

我又去了留园。好似一阵翻阅案牍的疲惫后，走出了书房，经过一梯云钻进假山，在路转峰回处一个洞口蓦然抬首——洞外长空明净，云蒸霞蔚，园林中生机勃勃的树木山石、黄发垂髻之景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省镇江中学高二(9)班 周璐怡
指导教师：嵇云霞

一份日落情

爷爷原本在一家工厂上班，有着稳定的收入。可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厂喷出的漫天白烟给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地方带来了无尽的污染。

爷爷从出生就和这个小地方结下了很深的缘。小时候的他就在田埂上肆意地奔，肆意地跑，累了就躺在麦田里睡，渴了就在小溪旁捧点水喝。阳光暖洋洋的，洒在他的身上；溪水甜甜的，灌进他的肚子。那时的爷爷可幸福了，无忧无虑。秋收时，他和父母一起忙着收庄稼，听着他父亲哼着小曲，一不留神忙到傍晚，一家三口便站在田埂上，吹着晚风，看着日落，尽管那时生活很苦，但他们的自在惬意。

可好景不长，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因为城市不断地扩张，爷爷爱的那个地方不再是最初的模样：大量的农田被犁平，平地上建起了一条通向城里的公路，路上每天都有大量的渣土车经过，过处全是沙土，土块迎面扑来，原本路旁的绿树也笼上一层灰纱；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建起高耸入云的烟囱，烟囱中不断喷涌出白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环境变得越来越差，每天傍晚，落日躲进白烟中，天边总是雾蒙蒙的一片，爷爷整天闷闷不乐。可尽管如此，迫于生活，爷爷不得不在工厂工作。

几年前，一份文件下达，爷爷压抑了很久的心终于重新振作了起来——工厂要搬迁了。由于近郊的生态被破坏，环境质量日益下降，工厂不得不搬离近郊，搬到远郊去。这可把

爷爷高兴坏了，这几年他在工作闲暇之余，组织乡里邻居到路边上种树，在自己院子中种些花草，清理路上的灰尘，打捞小溪里的垃圾，他自己跑到花鸟市场买树苗给邻居们种，挖坑、刨土、放苗、填坑、浇水，这些工作，爷爷早就烂熟于心，有时在路旁一站就是一整天，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裳，脸上被晒得黝黑，可他没说过一句累，他的心中总有个愿望：像儿时那样去看日落，去赏美景。

工厂搬迁，爷爷也就下岗了，当他准备一心投身到他的环境改造计划时，不幸发生了。冬天，爷爷在修剪院中的香樟枝条时，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把腿摔骨折了，他不得不在床上休息。直到那时爷爷才发现，他老了，还没干什么他就已经老了，现在，仅仅是摔了一跤，他便动弹不得。那个冬天是他最难熬的一个冬天。

第二年春，坐在床上的爷爷偶然间发现，自己去年在路边种的桃树开花了，满树的粉红惹人怜爱，多么漂亮啊！树上的桃花争相盛开，淡淡的清香溢满整条道路，远处的田中是邻居们种下的油菜，金黄一片是邻居们送给爷爷的惊喜，知道他不能走动，邻居们携起手来，种下了一株株油菜，为的就是这个春天给爷爷一片无限的生机。近处的粉和远处的黄连成一片，生机盎然，鸟语花香。没了烟囱和尘土，空气质量不断改善，原本不在这飞行的鸽子，也飞到了这儿来，湛蓝的天空被雪白的鸽子点缀，



萨普雪山位于西藏那曲市比如县境内，这里分布着冰川、湖泊和草场，风光壮美。
新华

蓝天白云的景象重新归来，一切都变了，这儿重新变得生机勃勃，重新变得美丽。爷爷赶忙从床上爬到轮椅上，望着窗外的一切，惊喜、欣慰，他笑了，自从工厂搬来，他就没有这样笑过。

晚上，邻里搞了一个“春日宴”，庆祝这久违的美景。冬已

退去，春已到来，爷爷坐在轮椅上，喝着酒，听着邻里唱着小曲，看着远处的落日，他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他和父母站在田埂上，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

省镇江中学高一(9)班 汤盛晖
指导老师：嵇云霞

品·荷

夏季，似乎是一夜之间，塘里突然被朦胧的绿纱笼住。叶片扩张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的部分已经被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似无根浮萍一般荡漾的叶片，不知是从哪里聚集来的力量，有些竟然已跃出水面。不久，整个池塘便是满眼的绿。密密麻麻的翡翠伞，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一片片荷叶或高或低，或墨绿或浅绿，参差不齐。

我在岸边静静地欣赏着，仿佛成了它们中的一员，昂扬着，生长着。风乍起，所有的荷叶如跳动的音符，合着节拍，恣意地迎风摇曳。天地萌生万物，生命总是被其赋予一种积极求生与扩张蔓延的力量，这样的灵韵与力量谁能抗御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满足的，俏生生的荷花接踵而至。渐渐地，在浓密的绿中，探出朵朵亭亭的荷花，有的灿烂地微笑，嫩蕊摇芳；有的遮着眉眼，娇羞低语；有的迷眼游人，轻歌曼舞。洁白，嫩黄，粉红，艳红，像打翻了颜料罐似的，泼洒在绿色的宣纸上。这些靓丽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荷叶之上，似乎在睥睨一切。我不由得想起了周敦颐笔下的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确，它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君子气质。

每个仲夏的傍晚，我都会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静静地看那星辰般的荷海，吸吮着荷的清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片刻寂静中默默地坐着，静静地品着。那满池的花与叶，挽起了一整片荷塘的月色。此刻是静谧的，可更是生动的。与那独一份的高洁相映衬的是那份盎然的生机，临风而立，大气磅礴。那君子般的气韵，虽傲然，却温和，荷叶庇佑着池中的鱼儿，承载着风霜雨露。不由得忆起了那句诗，“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愿如那满池的荷，傲然却不失温暖，淡泊却不缺生机，一风荷举，波澜不惊。

接天的莲叶，娇艳的荷花，旺盛的生命，高洁的品格，昂扬地生在天地间。

品荷，亦品人生。

省镇江中学高二(9)班 肖非名
指导老师：嵇云霞